

人生讲义
一生学闭嘴

陈鲁民

曾国藩有一副名联：“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；群居守口，独居守心。”他之所以事业成功，出将入相，名列“晚清三杰”，就是因为既能“守心”，也善于“守口”。这“两守”也是他的人生经验之谈。曾国藩早年焦躁气盛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爱说乱说，有时还瞎说，结果触怒了皇帝，得罪了同事，疏远了朋友，连家人都不待见他。后来，他痛定思痛，幡然醒悟，改弦易辙，变得说话谨慎，开口节制，对人恭敬，少说多做，因而大得裨益，事业精湛。

人生一张嘴，除了吃饭，就是说活，不吃吃饭会饿死，不说说活会憋死。学会闭嘴，当然不是不说活话，而是要学会在某些场合、时间少说话或不说话。作家海明威曾说：“人需要用两年学说话，一生学闭嘴。”这或许有点夸张，但也说明学会闭嘴是非常重要的事，关乎人生成败，决不可掉以轻心。那么，何时何地要学闭嘴呢？

败军之将要学会闭嘴。打了败仗，铩羽而归，就不要再说活话了，因为你啥啥都没用，说啥都没人听。“胜王败寇”是古今铁律，没有取胜就要沉默是金，说其他都是空话、废话。最好的选择是，默默地回去疗伤，静静地积蓄力量，暗暗地总结教训，悄悄地休养生息。或许有朝一日能卷土重来，一雪前耻，到那个时候再说活话不迟，迎接你的将是鲜花美酒、掌声喝彩。

不懂之处要学会闭嘴。人生在世，谁也不可能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识，即便再全面的通才，也有知识盲区，学问短板。因而，知道和懂行的事，多说或少说几句都无妨，至少不会露怯丢丑，不会贻笑大方。而在你不懂的领域，生疏的行当，就要三缄其口，不说为妙，免得说外行话被人耻笑。不妨听听丘吉尔的忠告：“生命中你有许多机会闭紧嘴巴。”

话不投机时要学会闭嘴。“人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”，如果谈话对象彼此之间没有共同语言，三观不合，立场相左，一说话就会吵架，结果闹得双方都不愉快。或好似鸡同鸭讲，频道不同，声谱交错，各说各话。那就不如闭紧嘴巴，留口气暖暖肚子，而且还不伤和气。

说人隐私时要学会闭嘴。人皆有隐私，且都不想让别人知道，竭力保护不被扩散。但就是有人好奇心重，猎奇心强，像个包打听一样千方百计地窥探他人隐私，实在是情趣衰慢，低级趣味。因而，如果听到有人对他人的隐私津津乐道，大谈特谈，你即便不能制止，也不要加入进去，说三道四。此时此刻，闭嘴既是自重也是对他人尊重。

触人痛处时要学会闭嘴。遇人遭难不幸时，如果说不出有分量的安慰之语，那就干脆闭嘴，沉默也是表示同情。千万不要拿人家的痛苦当话题，做谈资，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，那就不是简单的长舌妇之为，而是道德问题了，务请牢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古训。

朱自清在《沉默》中这样说道：“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，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，唯稀罕那彻夜的爆竹呢？”那些喋喋不休的废话、空话、脏话、套话、瞎话、大话、伤人的话、谩骂的话，恐怕连爆竹也不如，就是满地鸡毛，一片垃圾。可见，学会闭嘴不仅是智慧、是修养，还有一重意义，可还天地一片洁净。

为了增加收入，多挣工分，无论是尚本礼老师还是他的爱人祁青芹社员，都尽可能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。生产队也鼓励在外工作人员、民办教师、中学生星期天和节假日参加田间劳动。

每个社员的劳动工分，都是在生产队全体社员会上讨论评定的。工分评定看似简单，但其中的因素也相当复杂，与性别、年龄、身体状况、劳动能力、劳动强度、技术含量等都有关系。

尚本礼老师参加过本生产队评定的社员大会，大致情况是：正常的生产劳动，一般青壮年男劳动力，早上(3分)、上午(3分)、下午(4分)一天三晌出全工，挣1工(10分)；老年男劳动力8至9分；14岁以下少年劳动力，一天5至7分；15岁到17岁少年劳动力，一天6至8分；青壮年妇女，一天8分；老年妇女，6至7分。

比如看护庄稼地，比较轻松，大多都派老人干，一天8分，像浇地，虽然轻松，但开柴油机或电力水泵，都需要技术，还有夜班，都是年轻男劳动力干，一天工值就是1工，再比如起牲口的把式，技术含量高，也是一天1工；挑大粪(从各家各户用木桶把人粪尿挑

百姓记事

外婆家的夏夜

刘传俊

小时候经常到外婆家“做客”，从小就记住了双目失明的外婆的模样，也记住了外婆村庄的模样。哪家房屋坐落的位置和走向，哪家院子里栽着梨树还是桃树，院墙旁边垒的是猪圈或砌的是鸡笼，我都一清二楚，如数家珍。外婆家的村南，从一块稻田间的土路上穿过，路左边就是村里唯一的平平展展的晒场，夏夜里晒场上的欢欣或者静谧，我记得尤为清晰。

我家位于平原地带，称不上肥沃的地块，一块挨着一块，因水源奇缺，都是“望天收”。到了庄稼成熟期，才有一种高低错落的层次感，生活平淡得像眼里的土地一样。基于此，我体会不到它的美。不像画幅里有层层叠叠的梯田，梯田里有飘香的稻子，稻田边枝杈四展的树上垂挂着累累果实，稻田里时隐时现着戴草帽劳作的农人，稻田上方延伸着电线，电线上站着交叉接头的小鸟，远方是叠翠的青山，连绵起伏……那才是我向往的物象。因此，每当放了暑假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向妈妈嚷着要到外婆家去。

外婆家那里，说“山”不突兀，一个个沙坡，如同一个个巨型馒头，不规则地摆放在无垠的旷野里。然而，在年纪小小的我的眼里，这就是我喜爱的“山区”。沙坡上不生高大的树木，生长的是形

状不一的杂草和“扑棱”开了的胡椒，盛开着数不过来的紫的、粉的野花。沙坡上的小径逶迤曲折，看不到来路，也看不到尽头，像像我往外婆家走时脚下踩的路。外婆家的村子就坐落在无数这般模样沙坡下的一个沟壑里。村子总共不过30来户人家，民风的淳朴，将家家户户紧密联结在了一起，和睦如同出自一个大家庭。

小村前有一溜东西走向的稻田，稻田里流水不断，鹅、鸭不知疲倦地嬉戏其间。稻田南北都有桃树守卫相守。紧挨稻田西南边是一口用扁担钩挂着水桶梁就能往上提水的吃水井……收进眼里的这些，如同稻田南岸的那个晒场一样，一到晚上都沐浴着满天星辉，有着微风吹拂发梢的惬意，有着夜色里的圣洁宁静，极像毛茸茸的绵羊在啾啾青草尖上的晶莹露水。

母亲是大户人家的闺女，辈分又长，所以，一到外婆家就备受欢迎和关照。白天，我同亲戚家的玩伴们到沙坡上割青草，用锄头“盘”百草疙瘩。沙坡任凭我们天天用力刈割，但仍青绿如昨。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沙坡，明天又会换一个。天天来往奔跑，欢乐随处抛洒。

傍晚，眼瞅着忧伤的光线涂满了一面沙坡，村前稻田里淙淙的溪流正把整个村庄的黄昏带进夜

晚。伴随着一声声傍晚的蝉鸣，扛着满竹篮子青草从沙坡上回到村里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吃罢晚饭，急忙搬上麦秸秆苫子和芦苇席子，吃三嚼六来到了被村人习惯地称为“河那边”的晒场里。晒场，瞬间成了我的一个弥天欢场，一个永远的亲爱的存在。

夏夜，除了像外婆一样的老人和妇女，村里其他人基本上都要到晒场上来。平整光洁的晒场上有足够的地方供人歇息。蚊子不多的夜里，用被单搭住肚子就够了，一团蒲扇几乎成了摆设。

这时，村前稻田里传来的蛙鸣声，村东老李家院外大榆树上传来的知了声，晒场西只隔了一条大路、各家都有几畦菜的地里传来的蟋蟀声，不绝如缕，相接相连，成为美好夜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星空下，我蜷缩在晒场的床铺上，静听着情思万端的天籁之音，仰视如青石板的天幕上镶嵌的一颗颗特别幽静、明亮、古老的星星，丰满了我独有的视觉想象，缤纷了晶莹剔透的梦想，璀璨了无人知晓的几多心事。夜色的空气中，无时不散发着青草的气息，还有暴晒了一天的沙土的气息。偶尔，邻家的狗会发出几声狂吠——汪汪，把村庄拉得更加悠远，把晒场拉得更加静寂。瞥向村前那块长方形稻田，还会遇见萤火虫

提着一只只绿色的小灯笼，明明灭灭，一闪一闪。

晚上在晒场里做着甜蜜的长长的梦，第二天一大早，辛勤劳作的大人们，不知何时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晒场，手牵耕牛，肩扛犁耙，走向了沙坡下的田地里。我则被探头探脑的太阳晒醒了。于是，急忙起身，生怕隔壁三舅家的表嫂嬉笑说：大汉大汉，能吃不能干，担俩猪屎，压得一身汗。这当儿，只见芦苇席上会留有人字形。睡觉的地方是干燥的，其他地方已经微湿了。却原来是经过一夜的酣眠，竟然有夜露涂抹了身体。

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要回到我的村庄去上学。“欢迎明年再来！”这是我即将离开外婆家时，前来送行的伙伴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，年年夏季如约而至。终于在某一年，我没能再来，因为疼爱我的外婆去世了，外婆家中也无其他人居住了。我先到异地苦读而后工作、组建家庭，外婆村里和我年龄相仿的表哥表弟们也没有等我再来，而是陆陆续续走出那个小村去外面闯荡世界了。外婆的村庄，几乎成了空壳。

我暗自庆幸，我们或许是看到田园牧歌，尽情享受晒场夏夜风情的最后一代人。

难忘外婆家的夏夜。



新诗又添(国画) 王延旭

母爱深沉

娘味饺子

宋东升

作为北方人，饺子是我最钟爱的主食。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好，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饺子，因此心里天天盼望着早点过年。

大年三十，娘天不亮就起床，把埋在地下的萝卜挖出来，用水反复清洗很多遍，冰冷的水冻得手通红。萝卜洗净后擦成丝，然后上锅煮到七成熟。煮熟的萝卜丝趁热用纱布裹住，反复挤出多余的水分，手又被烫得通红。接下来就是剁馅，“叮叮当当”两三个小时，累得手都酸了。最后就是拌馅，这可是个技术活，各种调料要加进去，也正是调料的千差万别，才演绎了饺子的万千滋味！下午，主要就是包饺子了。这对娘来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因为她一个人要包八口人吃的饺子。

看到娘累得疲惫不堪的样子，我总是很心疼地给娘揉揉肩、捶捶腰。包饺子的时候，娘总会包几个，煮出来让我吃，美其名曰尝尝味道如何！娘还会在三五个饺子中各包一枚硬币，谁吃到谁来年最有福！除夕夜，伴随着辞旧迎新的鞭炮声，我早早地将锅烧开水，娘将包好的饺子下入沸腾的大铁锅中，用大铁勺慢慢地搅动开，经过三次凉水点沸后，饺子熟了！捞出的第一碗饺子不能吃，要先供神拜祖，然后家人才能围在一起吃饺子。一碗碗形状像元宝的饺子，象征着“新年大发财，元宝滚进来”之意。我和兄弟姐妹们吃着盼了一年的饺子，心里那个高兴劲别提了。

我们宗亲本家，还会端送饺子互相品尝，娘包的饺子，总是能获得大家的赞美。每年过年准备的饺子馅，都会吃到正月十五，尽管娘想尽一切办法保鲜，但时间长了总会多少有点变质，所以正月十五的饺子，吃着有一种酸酸的感觉！相比较煮饺子，我最喜欢娘给我煎饺子吃，一次20多个，焦黄焦黄的，吃得我心里美滋滋。

年年岁岁吃饺子，岁岁年年味相同。在吃饺子的记忆中，我慢慢长大，终于离开了娘的怀抱，走出了那个贫穷的太行山村，踏上了北去的列车，将我最美好的十六年青春奉献给了塞北边关！娘已老，儿已大，每每望着夜空的月亮，心中满满的挂牵和无限的思念！当我重回太行，娘已是满头白发、步履蹒跚！现如今，娘已离世仙逝多年，无数次想去坟头看看娘，和娘说说话，怎奈疫情防控，总是不能成行。娘忌日就要到了，几度梦里又吃到了娘亲手给我包的饺子，还是娘的味道。我喜欢吃饺子，其实是对娘永远难忘的记忆，更是对娘无尽的思念。

荐书架

《活得通透》:92岁心理医生人间清醒的活法

王艳英

你会不会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处于倦怠期，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？每天机械地上班、吃饭、下班、睡觉，一天就过去了，却找不到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人生最大的痛苦，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，浑浑噩噩地度过每一天。近来，年轻人常把“我太累了”“躺平”“摆烂”挂在嘴边，表面是调侃，实际上也说明了我们的内心的迷茫和焦虑。当我们被生活的洪流、负面情绪裹挟着前行，被生活迷失自我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
中村恒子在90岁时出版了《人间值得》，给无数读者心灵的启发，引起强烈的共鸣。读过这本书的读者纷纷感叹：像是自家奶奶在和自己谈心。由此中村恒子被读者尊称为“恒子奶奶”。该书是销量突破100万册《人间值得》作者恒子奶奶的新作，该书刚上市，就迅速成为畅销书。92岁的心理医生恒子奶奶用这本温暖治愈的书激发我们觉醒，引导我们活得通透。每个人都会有一段难捱的时光，生活的窘迫、工作的失意、婚姻的倦怠，直面痛苦和艰辛，人生才会豁然开朗。接纳无法改变的事情，才能迎接微小的欢喜。恒子奶奶简单质朴的话语，总是让我们感悟生活的真谛，遵从自己的内心而活，活得通透自如。

在家闲暇时，我就想多与阳台上的花草草草待一会儿，最近几日尤其喜欢这盆栀子。常给它浇浇水、施施肥，也借机近距离观察它的形态姿容。我发现六个花苞，都环绕着同一个花心，两两相对，几乎不差分毫，难怪栀子又被称为“同心花”。提及“同心花”，猛然想起南北朝时女诗人刘令娴的诗：“两叶虽为赠，交情永未因。同心何处恨，栀子最关人。”诗篇为《摘同心栀子赠谢娘》。因附此诗，有人考证说“谢娘”即为才女谢道韞。“谢娘”到底是谁，史上多有争论，但从此栀子花作为两个人之间“同心结好”的意象本体，却是沿袭了下来。原来，我们不仅向栀子“借香”和“借色”，也“借情”呀！

无论何种形式的“借”，都是栀子的一种奉献和付出。难怪一生愁苦忧思的杜甫对栀子是由衷地夸赞：“栀子比众木，人间诚未多。”栀子确实应得到我们的赞美，而我而言，更应感谢它。感谢它冰清玉洁的花、它芬芳幽远的香；也要感谢它的情陪伴，年年花开不断，让我在忙碌之余也能拥有一份“闲看中庭栀子花”的闲情和诗意！

人与自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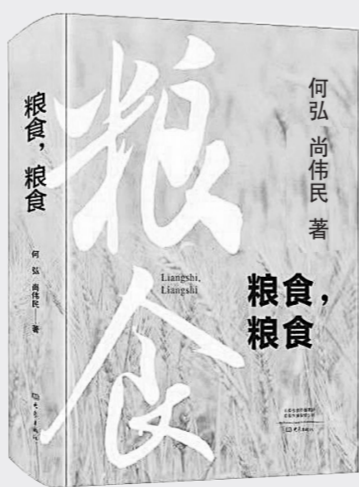
闲看中庭栀子花

韩红军

“夏花之最馥郁者”，何不借她一缕清芬？于是，我把这盆栀子，由阳台的一角放在了客厅的几台上，整个客厅都弥漫着清甜的馨香。

琢磨如何向栀子“借香”的不唯我一人。滇、徽、苏、沪的许多地方都有佩戴栀子花的民俗。栀子花开时，年轻的女孩子会摘一朵洁白的栀子，或插在乌黑的发间，或别在青蓝的衣襟上，人不仅显得娇俏美丽，而且路过之处也会留下淡淡清芬。女子“借香”是为了美，而男人“借香”则多是为“了胃”。栀子在古代又称“薝蔔”，宋人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中记有一食谱，栀子花瓣先用热水冲烫后，晾干半干，再裹上薄薄的面糊，用热油煎熟，食之“清芳极可爱”。我没有尝过这道“薝蔔煎”美食，倒是前几年喝过同事从安徽老家带回的栀子花茶。听他介绍，

连载



何弘尚伟民著 粮食,粮食

小就上学，从私塾一直到开封师院(今河南大学)，十几岁即离开家乡，大学毕业后留在省会工作，与土地基本没有直接关系了。尚本礼老师自幼身体健壮，腿大手大，用坊间的话说，一看就是个能掏力的坯子，父母也打算让他继承祖业，在家种地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豫北田地里的新还很少，那时候，土法打井全靠人工挖掘，方法也笨：先在地上挖掘直径两米左右的圆筒，挖到一定的深度，就在井底放一个中间的圆木盘，然后在木盘边缘上砌砖，砖砌到地面，再继续下挖。接下来的工程非常缓慢和艰难，要一点一点地从木盘下边掏土，再用水桶把土拉到地面。掏土的过程中，必须让承载着井壁砖的木盘保持平衡，一旦倾斜，砖坍塌下来，下边的人则人受伤，重则丧命，搞不好就会倾家荡产。再者，还存在挖到很深而出水量太少甚至无水的可能，那就白折腾了。这些风险，使打井的成本过高，与浇水带来的效益相比并不划算，加之长期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“靠天吃饭”观念，人们打井的积极性普遍不高。

家后村曾流行过一个关于打井的“典故”：尚超峰打井——“泼”上

出来集中到一起)，劳动强度大、脏，虽然松散，一天也是1工；而烧红薯炕(红薯育苗的小面积园圃)，比较轻松，技术含量也不高，一天8分。

家后大队第三生产队就因为烧红薯炕出过“典故”：这年开春，第三生产队开会评工分，队里派一个绰号叫黑棍的老先生负责烧红薯炕。黑棍五十多岁，上过私塾，有文化，还当过几年兵，身体瘦弱。一般的农活都干不了，生产队为了照顾他，就派他干一些看护、烧红薯炕这样的轻活。评到黑棍，队长说，烧红薯炕这活儿轻松，一天烧两回就中了，一天也按8分。黑棍觉得不公平，就说，烧红薯炕轻松是轻松，可这是技术活儿，还得操心，不评一工三吧，最少也得跟整劳力一样，评一工吧。队长看看社员，大家都不说话，最后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如果黑棍顺利完成这项任务，这事就不会成为家后大队“风光一时”的著名事件了——半个月之后，黑棍老先生把红薯全烧熟了，不得不把红薯摊扒出来分给社员们，成为一个笑话，并由此诞生了家后大队独有的一条歇后语：黑棍烧红薯炕——那是技术活儿。

祁青芹社员很能干，是妇女劳力

中工值最高的，一天8分，早上上午3分，下午3分。因为要带孩子，早上基本上没法出工的。中午要给孩子做饭，得提前收工回家，也会扛工分。中午打发孩子吃完饭，弄不好又误了下午上工。加上她自己再有个头疼脑热，不舒服，没法上工，一年下来，能挣到工分也不过五六十工，折合钱也就是10元多点。

尚本礼老师虽然身强体壮，但毕竟是个教书先生，劳动技术不够，也吃不了太大的苦，生产队为他的评定工值是一天8分。扣除冬季没有农活的星期天、假日，他满打满算能参加劳动的总时间也不超过两个月，加上学校或家有事不能参加劳动，一年最多也只能挣到三四十工，折合钱8元左右。

两个人挣的工分钱，加到一起还不够“缺粮款”的零头，但毕竟还是可以补一点亏空。再者，尽可能地参加生产劳动，这至少是一个积极的姿态，也让那些天天在地里干活的骨干劳力心里舒服一些。

曾经的“洋秀才”，民国时期做过公学教师、联保主任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，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政部门、供销社等部门工作。他的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好手。父亲常年在外工作，母亲在家操持家务，打理土地，还做加工生意，一家人的生活很殷实。

尚本礼老师有一个哥哥、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大哥哥他5岁，自

(即拼尽全部财力的意思)。尚超峰是尚本礼老师远门的一个叔叔，读过私塾，在村里也算个文化人，家本地靠天收成很差，就摆弄着打一口井。这一年春天，打井工程进入实施阶段。动工日，尚超峰对井师傅和帮忙的人承诺：这次打井，“泼”上了，无论师傅和帮忙人，吃饭保证“一块面”，完工后炸面管管吃饱。开工之后，生活标准却打了折扣，只中午一顿饭让吃馒头，早晚饭全是红薯干来的面白，口感也好，但产量低。更让人失望的是，完工之后的炸面管，更是没见影儿。人们对尚超峰“放空炮”自然不满，便以戏谑的方式赠送给他一个歇后语式的“典故”。每每有人说要自己或别人下决心放开花钱，就会用上那个“典故”：尚超峰打井——“泼”上了。

没有井，种庄稼全靠担水浇灌，效率极低，给三五亩地浇上一次水，得全家能干的人都拼命干几天。尚本礼老师的母亲，那时候已经认识到肥料是粮食的“粮食”，很重视给土地施用肥料。他们把豆饼、棉油饼碾碎埋在地里，肥力更好，他家的庄稼比周边的长得明显好，收成也能高出两三成。

选小麦种子相对简单一些。收麦之前，选择土壤肥沃、长势均匀、品种良好、株壮穗大的地块，先把参差不齐的杂穗拔掉以保持纯度，再适时浇一次“麦黄水”。浇“麦黄水”主要是为了促进籽粒饱满，提高麦粒质量。再者，可以增加空气湿度，降低地温，减轻干热风的危害。做种子的小麦要单收单打，晒干后单独存放。